

Ceng meng xiang
Zhang jian zou tian ya

15岁，少年走出成长的家门，
一个人上路，独自搭车走了青藏新藏川藏线

在丽江腹地摊贩遇狗，在拉萨酒吧打工、结识间在路上的朋友，
再独自搭车走新藏线，到一个农场里喂马……
这是常人可能一辈子都向往却永远无法路上的路。

15岁，
一个人，
500块，700天，
三万公里！旅行，
只为去看自己想看的世界
寻找内心想要的生活
！

小彭
著

心中总有一个梦想，
像英雄一样走过这个世界

曾梦 仗剑走天涯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That's
what we all want

曾梦想 —

仗剑走天涯

小彭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/ 小彭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11

ISBN 978-7-5399-6739-4

I. ①曾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9921号

- 书 名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
作 者 小 彭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吕小雪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吕小雪
封面设计 苏 涛
版式设计 郭 静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55千字
印 张 8.5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,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739-4
定 价 36.0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我 们 在 生 活 中 失 去 了 多 少 ，
就 在 路 上 找 回 来

在 梦 想 的 道 路 上 ， 即 使 面 对 一 块 冰 冷 的 石 头 也 要 学 会 思 考 ……

公路之王

/ 行者小彭

当这个世界只有寥寥无几的人在生活的时候，我走在匆匆的路途中
没朋友，没宠物，没家人，没电视，也没有你。我仍然平凡
呵，若是没放开脚步，恐怕一辈子就那样度过

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稳地生活，即使面对长路会遇到许多困苦
只是信仰略有不同，那样的心境你是否会觉得扭曲？

还有什么能让你觉得珍贵、纯洁和神圣，会让你感到不平凡？

只有爱情？不！在我印象里，只有路边狂吠的狗

我巡视周围的事物，所有都随着白天到黑夜反复变幻

如果哪天我开始心神困顿，最短的直线是否也要绕着走？

如果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、前行，那么孤单也会变成一种力量

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想圆一个中国梦

在路上……

老人问你多大了；

农夫问你来自哪里；

司机问你去向何处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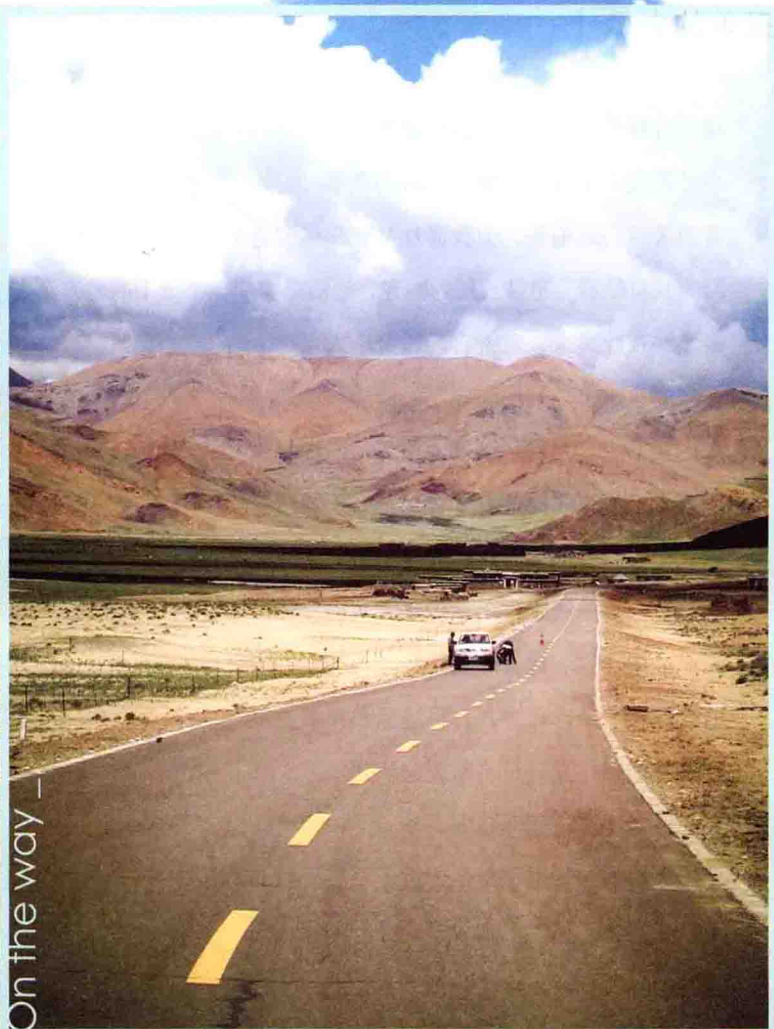
老友问你之后有什么打算。

我从北疆美丽的牧场打工归来，前往火焰山。哈萨克的牧民大哥打来电话问候道：“有空记得回家！你这年轻人总是太轻狂！”我回答道：我会的。但是你知道，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一定不是个“守财奴”！

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有些事不管做与不做，总之，时候到了。

我感谢老天，让我在年少轻狂的日子里，在踌躇满志的岁月里，在最美好的时代，能遇见外面的世界和可爱的人们。

On the way —



孤单的力量 |

我一直探索置身于我周边的事物
小时候我总梦到自己站在黑暗的角落
看到天空阴云遍布，但我喜欢站在那样的道路和田间
因为我总能看见透过云层的微光，然后向着那光束洒下的地方奔去
很多次夜晚醒来，觉得自己孤身一人
看到的永远是“残缺破碎”的脸庞
我摇摆不定，我躲在钢铁的边界，向内张望
我要怎么做，才能拥有一种感觉，干燥而温暖？
让我尝尝自由的芬芳，那会是丁香花的味道吗？
这是我最终的决定！山顶传来真实而寂静的声音
大声喊出，这一代人的秘密！
所有真相，所有谎言，盲目地漂泊在浪尖上
不是我的错，我只是不断起起伏伏
我的一生也许短暂而仓促
将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路上
不是我的错，也许沉寂才是我最好的完成式
在路的尽头，新人生的开始

我曾有个梦想，站在纯净的天空下
和人们站在一起，看任何事物划过天空
和你们站在一起，讲所有关于我的故事

2012 年秋，一个风尘满面的旅行者到了北京。他感觉自己一个人走了很久且漫长的路，经历了许多。他有着苍老的面孔和杂乱的长发，在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年纪——17 岁。

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到北京，于是想去天安门走走。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，看见嘈杂的人群就表现得厌烦想要远离。

但因为衣着简陋，蓬头垢面，“举止可疑”，无奈，在地铁站就被查了无数次身份证。直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站在天安门前。不同于站在任何山巅或垭口，站在这里，他回忆起当他站在珠穆朗玛峰下时，他试着畅快淋漓地在平路上奔跑，直到体力消耗殆尽。伴随着强烈急促的呼吸，鼻腔里是阵阵血腥的味道。那时候的心跳声显得震耳欲聋，他颤抖着，他知道自己还活着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竟然矫情地掉起了眼泪。

北京的第一场雪过后，他买了一张廉价的打折机票从北京飞回了他的老家，杭州的一个小镇。

当天下午6点，这个在“路上”还是艳阳高照的时间，他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小镇，这个出发的地方。

暮色低垂中，他若有所思地在路上行走。他一直记得回去的道路，此时回家的路显得不再漫长。

他见到头顶家家户户星星点点的灯火。此时一个载着孙女的老头从他身旁骑着自行车缓慢驶过，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像是认出他来……

没多久，他闻到了熟悉的饭菜香。没有错，他应该已经离家门口不远了。

他在他的黑色笔记本的末页写道：

“现在的一切，清晰可见。原来我一直都被精神禁锢着，我一直执着了太多、沉迷于太多，以至于我被某些东西所蒙蔽。直到现在才看清自己珍贵的事物和幸福就在身边。虽然这未必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但这一刻，当我再次面对父母，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。”

——他是一个被社会“筛选”后“淘汰”的人，因为他的思想和精神均异于常人。但他似乎在路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。



我的“诞生” |

那时的家对我来说，一直是一个很悲伤却又情不自禁地眷恋的地方。

——因为家，我遁世而逃，走得很远。

现在回忆旅程，只是觉得过往就是每天在不断接触新的朋友，然后忘记，再认识新朋友。从没有固定的生活，像是去远方参加一场陌生的盛宴。四处飘荡，像极了一个流浪汉。

只是我现在时常害怕，我了解自己是是个勇敢的人，但勇敢并不代表不害怕，我怕那颗曾经疯狂的心，就此再也找不到了……



旅行的开始 |

现在我已经回到当初生活的地方，而两年以前，在多数同龄人还弄不清现实的时候，我就选择彻彻底底地开始旅行，虽然懵懂迷茫，但心里却执着着自己的理想和想法。

我不能说，人能通过旅行，真正寻找到了什么或是改变了什么。但我能肯定，这一切的经历中，可以不断学习新的知识，认识新的事物，让人生充满厚度和宽度，且能充实自己。有了奋力追逐的目标，少了年轻人独有的迷茫，这一切对我会是件好事。

少年时代，我曾经是一个田径运动员，这是让我骄傲的事，它一直让我维持着身心健康。但因为母亲的不看好，我只好早早结束运动生涯。但短短 5 年的运动生涯，使我有足了十足的荣誉感和尊严感。我热衷于挑战和冒险，享受每次突破人体极限后的畅快淋漓——就这样，从小我似乎就有了骨子里的冒险精神。

现在有人会问我，你 15 岁的年纪就开始旅行，当初是怎么想的？不读书了？是疯了，还是傻了？

这也许与家庭有关，从小因为父亲常年在外，我几乎是在母亲家

庭暴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于是和母亲从小就结下梁子。那时候的生活虽然不愁吃喝但却充满阴影，人的性格也随之变得出奇的反叛。

父亲的几场事故，导致了整个家庭几乎支离破碎。我无法控制我自己，当这众多压力强压在头上，我终究还是承受不住，内心慢慢变得阴霾孤独。

那段岁月使我年纪虽小却早熟。渐渐长大后，我开始去思考一些问题。其实从小到大，在旁人看来我始终是“幸福”地在生活。而其实真正的生活，只是让我的脾气变得古怪，或者说是孤僻。

在这样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家庭氛围的环境下长大的我，可想而知，所谓的家庭幸福我始终不知为何物。

而当时的环境导致我对于那些真实美好的生活，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憧憬和渴望。

——我想奋力挣脱，于是我做任何事时，始终在找一种平衡感，它可能是一种能让人内心宁静的安全感。

后来生活渐渐好转。2008年奥运会，父亲买了一辆新车。于是，为数不多的家庭旅行，就由它成了代步工具。我特别喜欢在阴天的时候，坐在车上看窗外不停流动的风景：人、树，宽阔的土地，还有天空。喜欢去阴天的海边，总感觉那里空气会变得清新许多。当时年龄虽小

但却开始懂得享受旅程，只是在旁人看来，我的欣赏眼光有些独特。

正是那个时候，性格的独立和叛逆让我厌恶学校的制度，我的生活重心和注意力都有所转移，我爱上了音乐：民谣、乡村、摇滚……爱上了公路电影……

也是因为这些东西瞬间滋养了我，我想也就是那个时刻，我原本平实的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变。我开始为之着迷——“旅行”。这件事让我瞬间有了逃离和解放的感觉。我开始幻想起一段旅程。

“这样的生活随遇而安，也许能逃避些什么，但没有什么比这样活着更加真实。我宁可在旅行中受尽艰辛，也不愿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！”

于是，我单单只是在那个年龄段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，对家庭破碎的压力和对幸福的予取予求，我孤独且缺乏一种宁静的安全感。于是我渴望上路，渴望追求我想要的生活。

我似乎是带着逃避和不负责的心态在想旅行这件事。我的心，在那一刻，强烈地反抗着对现世的不理解。

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，于是有一天我做出决定。从未和父母心平气和地交谈过，平日里只要有对话，话语中就会满是矛盾和冲突。

那天晚上和我预料之中的一样：

“你就这样出去，什么都不会，等于就是个废物！你能养活自己吗？更别说旅行，得要多大开销啊！一个人在外面，你能保证自己安全吗？”

原本想和父母商量旅行的事，但他们这一句话就把我给堵了回去。

我们的交流意料之中以失败告终，有些事也许只有自己最清楚。当我的双手被束缚，我看到大人的双手抹去了我所有梦想。

此后很久，我将背包旅行拟定成我未来的生活。那时候我还真是偏激的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我愿意为旅行冒险犯难。在我看来，“旅行”，成了我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最好的诠释和释放。

之后的每一天我似乎都中着旅行的毒。

“是你的错！”

“不，是你的错！”

父母在争论是谁让我变得如此难以管教。

“我想出去走走，两个包就是我的全部！即便在他人眼里我是一个神经病，哪怕在街头蹲坐会被当成乞丐，但我就是喜欢别人对我另眼相看！”这是我第N次和父母提出旅行时说的话，他们当然还是没有同意。

“你这样有什么目的吗？不能念完该念的书再走吗？”“没时间了，

趁着我还年轻，你们也还未老，是时候听从我自己的想法了，现在不做以后就来不及了。”

这就是我的感觉：“我不可能照着你们给我铺的路去走，我相信我是对的！”

父亲显得犹豫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答应。

就这样我反复磨了几个月的嘴皮子。终于，2010年底，在父亲的支持下，我即将可以一个人开始第一次的长途旅行。我猜到父亲迟早会答应，因为从小时候起，他就会满足我提出的大部分要求，因为我知道其实他心中总是有种对我的愧疚。

作为一个在旧思想、旧观念又更乐于安分守己生活的南方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来说，家人很少会这样放纵你出远门，能有这样的机会很少见。

而我，更像是旧时候刚被解放的人们，显得异常的兴奋，对未来也是充满了美好的幻想。

在我出发前一天的晚上，母亲为我做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，那天很特别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从来没注意过这些，还是母亲从来没有这么做过。

她匆匆在围裙上擦干潮湿的双手，端上最后那碗热腾腾的汤。那